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95
23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八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布瓦雅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斋藤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奥文尼科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主席：按照我们在第一八九三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我现在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按照第一八九三次和第一八九四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我也邀请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五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 they 要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所发生的严重局势。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象过去的几次会议一样，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第一，这完全符合了阿拉伯国家在拉巴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表示的一致意志，第二，它完全证实了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原则性的。

在欢迎美国常驻联合国新代表斯克兰顿大使到安全理事会时，我们希望美国代表团将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合作，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审议中的问题找出公正的解决办法。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再次要求把久已解决的邀请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问题付诸表决，这就与大家都听到过的无所偏倚的原理差得太远了，不但如此，这还是无视中东一个地区的所有人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存在的片面行动。

就象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代表的信（文件 S/12017）里所表示的，安全理事会眼前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以色列占领军队从事的一系列完全不能允许的行动的问题。以色列军队对最近对阿克萨清真寺的行动，最近没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以色列殖民点——所有这些都引起了阿拉伯居民的大规模抗议。这决不是宗教问题。和平的阿拉伯居民的示威在规模、力量和坚定态度上都说明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人民有决心抵抗以色列并吞被占领土地的企图。

大家知道，以色列占领军队以暴力来对付阿拉伯居民的和平抗议。他们向示威者开火，进行大规模逮捕，并用武装部队威吓平民。但这只不过再次显示了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斗争正越来越壮大，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件就反映了以色列统治集团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正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危机。

因此，这很明显的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确，以色列军队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人权，学校课程的以色列化使土生的阿拉伯居民脱离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反人性行为。但是，问题的根源是，只要以色列军队不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局势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苏联代表团坚决地谴责以色列占领军队对阿拉伯居民极其蛮横的行为，认为应当断然制止这种行为。必须迫使以色列尊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定。同时，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领土里的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局势，再次证明有必要为整个中东问题找出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以色列军队必须撤离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当民族权利应当加以保障，包括不可剥夺的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所有中东国家的安全和它们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也应当加以保障。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届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指出：

“目前中东没有战争。但是，也没有和平，不但如此，连安宁也没有。有谁能大胆保证，战争不会再爆发呢？而且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留在被占领的领土这种危险就将继续存在。只要被迫离开他们土地的几十万巴勒斯坦人继续被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权利，过着困苦无告的生活，只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无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种危险就将继续存在。”

苏联代表团认为，要保证替以色列占领领土的人民建立真正正常的情况，就只有解放这些领土，和使所有以色列军队完全撤离这些领土。

勒孔特先生（法国）：安理会面临的问题起因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联合国一直面临的情况。确实，因战争结果使阿拉伯领土被占领和占领状态的延续，使联合国不得不关顾到被迫臣服于事实上的权力当局的当地人民的命运。这是人道方面的急务，因为这是属于尊重这些人民的基本人权的范围。但这也涉及政治，因为国际社会知道，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以色列必须撤离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不管是直觉还是自己的经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任何占领都会造成当地人民的反抗，并无可避免地使占领国使用武力。强加的命令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国际公认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感情的挫折危害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

在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例子，因为关涉到独特的宗教因素，和这种情况在具有同一信仰的所有人民中激起的反响，所以这种威胁就更显得严重。双方对耶路撒冷的名字都充满了感情和信念，在他们表面的矛盾里，每一方面都各有道理。

我不想提及联合国的各主要机构通过的无数建议和决定，呼吁占领国在耶路撒冷和占领的领土里尊重国际法和宪章的原则。一九六八年，后来又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请以色列暂缓采取可能更改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立法和行政措施。大会每届会议都审议了整个被占领领土的问题，宣布：

“以色列违反……日内瓦各公约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所实行的改变，一概无效”，

大会要求以色列：

“立刻废除所有此类措施，停止采取足以影响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地理特性或人口组成的一切政策和办法”（大会第2949（XXVII）号决议）。

在耶路撒冷这个特别事例，毫无疑问的，以色列当局为通过事实上的占领促成并加速吞并圣城的一部分而采取的一切立法和其他措施，都是公然违反联合国的一切决议的。在我们看来，这种既成事实政策的所以严重是它不但违反了这些决议和国际法，并且加深了恶感和加重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并损害了达成和平解决的机会。

以色列当局的确曾向我们作了许多保证，他们将作出一切可能的安排保护圣地，尊重原有的习俗，保证所有其他宗教场所都能自由进入。关于最近损坏阿克萨清真寺和引起目前动乱的事件，我们认识到以色列当局曾设法减弱一项法律决定的影响，这项法律决定的执行已在回教和犹太社区造成了极严重的动乱。他们也同意对这项决定提出上诉。以色列最高法院事实上已肯定了以色列当局为保持“现状”而采取的行动的合法性。但是，就如一九六九年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所早已说过，这个问题虽然在基本上有其宗教的一面，却并不仅是行政性或社会性的，最重要的还是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基本上牵涉的是耶路撒冷的前途问题。耶路撒冷

的前途不能由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由所有关系方面共同决定。

显然地，在被占领的领土内引起最近事件和造成镇压行动的局势，只有在全面解决的架构内才能获得解决。任何更改现状的主动只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复杂。没有人能忽视一点，就是耶路撒冷是三种宗教的圣城，是个三种祷告形式的城市，是耶苏圣墓、外天石和哭墙的城市。这是任何解决办法中最敏感的要点之一。特别重要的是，目前行使权力的政府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的行动。

法国注意到伊斯兰国家所表示的感情和恐惧，希望以色列将了解到国际社会是如何诚信地致力于维护耶路撒冷的世界性，也就是象征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三种信仰。更笼统地说，法国坚持，就象它在大会每届会议上都曾坚持，被占领领土居民的权利，在他们所经历的临时情况下，必须加以尊重。这是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但以色列也必须表现起码的政治审慎，因为在全面解决的架构内以色列势须和它的邻国共存。如果居民一旦最后获得了自由而仍然对前时的占领者怀着深切愤恨，那么共存就可能会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不管我们讨论的气氛是如何的令人伤脑筋，我们在这里的努力必须要设法确切制止足可增加紧张和损害到该地区人民与整个国际社会所想望的解决的机会的一切行动。首先并最重要的是，我们将通过的决议必须是向智慧和理智的呼吁。为了以色列当局的最深切的利益，它应当听取这项呼吁。

黄华先生（中国）：最近在以色列占领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首先，在以色列当局的纵容下，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遭到了侵犯，激起了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的正义反抗。以色列当局进而多次出动军警，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实行镇压，造成伤亡。这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民犯下的又一新的罪行。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愤慨和谴责。

上述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的根源在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领。正如巴基斯坦等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事件再一次暴露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无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决议，竭力改变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占领区的地位，妄图永远予以霸占。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主张安理会应做出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暴行，坚决声援占领区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直到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在安全理事会辩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危险局势时，我们今天又一次看到了以色列的公然侵犯。这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的确切证明，显示了以色列妄图永远霸占阿拉伯土地的明显意向。

就在昨天，三月二十二日，各通讯社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说，以色列运输部长加德·雅各比先生向以色列议会报告，运输部将立刻在地中海岸所谓的亚米特准备兴建深水港。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以色列想永远实行占领的又一项无效和非法的措施。很清楚的，以色列的这些行动破坏了和平的一切机会和可能。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我曾经在安理会说得很明白：

“以色列仍然在玩弄着危险的把戏，蔑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一九七四年各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在西奈、戈兰和西岸设立移民点和殖民地，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十九处。其中一个居民点叫亚米特，位于埃及领土内加沙地带之南，要建成一个城市”……

我重述一遍：“埃及领土内加沙地带之南”。

“以色列仍然认为用这种移民点的办法就可以在占领领土制造既成事实，吸引

更多的海外移民，真是不可思议”。

（第一八七一次会议，第7页）

根据今天我从我国政府收到的明确指示，我要很清楚地说，以色列对这种政策和对危害整个和平过程的行动，要担负一切责任。因此，埃及要求安全理事会做出决议，采取坚决行动，强迫以色列立刻停止这种计划。埃及声明，以色列须对其违反国际社会为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所公开宣布的目标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一切危险后果，担负全部责任。

现在，我要说明这点：昨天安全理事会听到了以色列代表的长篇大论。我必须承认，他的发言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象往常一样，他的发言充满了歪曲、胡说八道，和在字句上要花样。正如我所料想的一样，他详细引用了向以色列最高法院上诉的论点，表示他的政府的善意。我想我昨天三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足以驳斥那种骗不了人的论点。

如果我对他那些胡说八道、毫无证据的指控，都一一驳斥，恐怕要花去安理会许多时间。此外，安理会以前曾多次处理过这个问题，对事实的真相早已知道，并根据事实一致决议谴责以色列的政策。因此，我只想答复其中的某些指控和歪曲。

第一，昨天以色列代表，正如他好几次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想指说阿拉伯国家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为了消除他对这个问题仍然仍有的任何意念，我要向他保证，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在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和实现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项目标上，是团结一致的，并将继续团结在一起。我曾希望十月的解放战争，对以色列和对他都已经是足够的教训；但不幸的，他们似乎还没有能得到必然的结论。所以想利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耍花招，是毫无用处的。

第二，埃及是首先尽一切方法，以物质或其他方式，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埃及将继续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不但不

应忽视事实和现实情况，还须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面对现实。

第三，以色列代表声称，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领是仁慈的，以色列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做了许多好事。关于加沙，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他如何解释一九六七年侵略之后占领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暴动是发生在加沙呢？那次暴动非常严重，占领当局对该地区的一切消息全面封锁，禁止外国记者亲自到加沙采访。他如何解释加沙目前还直接受军事统治，军事巡逻队经常不断地在加沙街道和难民营巡逻，任意拘捕人民呢？

我不用在这里列举埃及在加沙的记录，不过联合国当局知道埃及每年在加沙的开支超过了3,000万美元；加沙学生以前在埃及的学校和大学接受免费教育，现在仍然可以。埃及认为，加沙应当归还给合法的主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因此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

还有，如果以色列代表那样坚信他的说法，就是加沙和占领区内其他地区的人民乐于接受以色列统治，为什么以色列政府又不准联合国调查以色列行动委员会视察占领区，亲自证实情况呢？如果他是这样肯定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民都乐于受以色列占领，我就请他答应。还有人权委员会、红十字会、国际大赦社、教会领袖、知名记者、甚至以色列人权委员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报告和决定，又怎样呢？如果以色列代表是那样肯定，就让他邀请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吧！

第四，以色列代表枉费心机地要转移安理会对占领区居民的困境的注意，指说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受到虐待。我希望他了解，我们埃及没有少数民族：每个居民不管是回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都是埃及公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

我要对以色列代表提出的最后忠告是：现在全世界已非常习惯于以色列的歪曲事实和虚假指控，所以不要再以为安理会各理事国还会受蒙骗。

主席： 约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 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对安理会全体代表来说是一种启示。 但是对那些居住在那个地区，属于那个地区，由于以色列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而身受其苦的人民来说，就不足以称之为启示了。 以色列代表在昨天冗长、怨愤而支离破碎的发言中，还是有它一贯的主题的，而这一贯的主题正是以色列对待该地区的问题，对待其邻国，对待其活动和行动的首当其冲受害者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根本所在。

昨天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所弥漫着的一贯主题——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里面，只有一种现实；其它的现实都不存在。 整个以色列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生活在自己的迷念中。 在这种思想里面，其它人都不存在；其它人实际上都不存在；他们的权利也不存在。 在这种思想和这种“逻辑”里面，没相互的权利、没有相互的义务、没有对方的生存。

以色列的各种活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在体现了这种迷念和思想。 在来到巴勒斯坦时，它对自己所生活的人类环境是无动于衷的。 就以色列而言，人类环境只不过是一种实质障碍罢了。 因此，以色列的建立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因此，千百年来居住在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都被迫离乡背井。

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中，有一件事是很够揭露性的：耶路撒冷一向都由外国人控制。 以色列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认为，在耶路撒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真正拥有该城的，千百年来居住于该地的人，是并不存在的。 而犹太人和几千年前的耶路撒冷的精神联系才是存在的。 自此以来，被占领的领土的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以色列来说都是没有存在过的东西。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以色列对当地人民和人口的行动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不存在的。

以色列代表在昨天的发言中，就是以这种逻辑来谈论耶路撒冷的分裂和由以色

列在一九六七年把耶路撒冷重新统一的事。约旦在一九四八年使该城分裂，因为约旦当时采取行动，防止该城分裂，阻止以色列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九四八年夺取耶路撒冷。事实上，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攻势受挫于耶路撒冷，并不意味着约旦分裂了耶路撒冷。这意味着分裂该城的是以色列，而不让耶路撒冷分裂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不让犹太复国主义者独占，保留耶路撒冷为一个多元的中心，是每一个人的圣地，是一个集宗教之大成的地方，这一切对耶路撒冷而言，正是理所当然的事。

如果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宗教热情是合理的话，那么穆斯林和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宗教热情也是同样合理而正当的。但这不能够成为单方夺取这个城市的理由因为它首先是属于它的居民的——而它的居民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阿拉伯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世代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正是耶路撒冷问题的根由。

因此，当以色列谈到耶路撒冷被自己的居民所分裂时——意即他们维护自己，反对单方面夺取——就和以色列谈到它重新统一耶路撒冷一样，意即更大的扩张和完全夺取耶路撒冷。这是一种病态，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造成了以色列和它的邻国的问题。

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对阿拉伯问题的基本对待态度的一种表示——如果有人要称之为“阿拉伯问题”的话，这是照以色列人想法的意思来说——以色列代表又再度向我们保证，其最高法院并没有对阿克萨清真寺一事作出裁定。这又是说：阿拉伯文化、居民、非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古迹都不存在。关于圣殿山是有一项裁定的，因此，就字面上说，以色列代表说没有关于阿克萨的裁定倒是说对了。但阿克萨就是在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幻想和迷念里面，阿克萨并不存在，只有圣殿山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阿克萨清真寺乃是一种超时空的，在当地实际存在的古迹。它对千千万万的人来说，是意义重大而且实在的东西。

以色列又以同样的理由，又以不承认相互权利，而将其它国家不能享有的权利

单方面给予以色列的这种思想，来审阅从一九四八年起一直到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夺取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为止的所谓约旦在耶路撒冷的记录。

以色列代表又再次戴上了有色眼镜来看事情。请让我借用“友好的”纽约时报昨天用的词儿。它说安理会里的人是透过“变形镜”来看以色列问题。以色列代表用的就是一块变形镜。

以色列一心只想到其所称的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存在、别人都不存在，那当然就没有什么相互权利可言了。以色列可以在一九四八年夺取耶路撒冷，使那些原居于所谓西耶路撒冷的人流离失所，该区本来主要是阿拉伯人，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曾有很多很多犹太人和其它信伊士兰教和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象兄弟一般地住在一起；以色列可以使耶路撒冷分裂，断绝供水，使居于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毁掉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古迹，炮轰耶路撒冷旧城——但这一切却是说对方不应该有任何反应。以色列公民可以继续有权利到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带有宗教感情的古迹胜地去；但同时以色列却不承认那些被它害得无家可归、清真寺和教堂都被毁掉的人有同样的权利。

一九四八年，作为联合国的安排的一部分，曾向约旦和以色列提议，在等待一项全盘的政治解决时，让双方各种信仰的人都有进出和礼拜的自由。约旦和其它阿拉伯国家接受了这项提议；以色列却拒绝接受联合国与和解委员会的这项提议。约旦政府因此就限制以色列公民——而不是因为是犹太人就加以限制——进入约旦或耶路撒冷城归约旦管理的部分，在以色列不提供约旦愿意接受的互惠条件之下，约旦继续奉行这项政策。

自然，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耶路撒冷遭到破坏，这是由于以色列的进攻波及犹太会所、教堂和清真寺所造成的。在一九四八年之后变成以色列的地方，以色列人就把数以百计的清真寺和教堂拆毁和恣意亵渎著名的马米拉赫坟场——耶路撒冷城内的伊斯兰坟场——更是荡然无存。该地乃是一处千年古迹，我们相

信这个坟场对我们的历史价值就象阿林顿之对美国人民，甚至象克里姆林宫或其部分之对苏联人民那样珍贵。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夺取耶路撒冷的其余部分后，在圣人区——我们称之为马格赫尔巴——又是故技重施，把那块神圣的宗教区夷为平地。

最低限度，约旦政府从来没有奉行一项有系统的破坏政策，捣毁历史、宗教和文化古迹。而以色列，作为它的思想与政策的主要部分，却奉行着一项彻底改变、毁坏和铲除对方文化的政策。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的眼中，对一切非犹太人的古迹、坟场、教堂和当地居民的任何文化延续的象征都不加尊重，也毫无神圣可言。

约旦对自己在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记录感到自豪。在巴勒斯坦的这一部分受托管，约旦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西岸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与命运揉合在一起的那段期间，约旦对自己为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融洽相处开放和繁荣方面而进行的工作感到自豪。

伊斯兰的传统一向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敬重有加。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教条和教义的主要部分，虽然以色列是一个排外主义者的犹太人国家，并且在表面上打着宗教的旗帜而骨子里却充满极端和教条的狂热，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影响或摇动伊斯兰传统的分毫。

昨天，以色列代表又以同样的逻辑，同样完全漠视别人的权利的态度，妄谈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人内部的关系，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或他们的一些代表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安全理事会要处理的问题。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有权利来到安全理事会，要求它审议该阿拉伯政府对另一个阿拉伯政府的控诉。在这种情形下，安理会就有权按照其规则、惯例和传统来审议该问题。但目前的局势并非如此。阿拉伯世界内阿拉伯国家之间或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分歧甚至冲突

和异族占领的局势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诚然，在约旦的悠长历史中，它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中，以及我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的现代历史中，我们曾有过各种麻烦；我们也发生过冲突；我们也有过不安。我们居于世界上正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此地就象第三世界的其它地方一样，正在探索新的制度，新的理想和回复青春的力量，弃旧迎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然会遇到内部辩证问题、冲突和内部争辩。这都曾在约旦发生。这是我国奋勇前进茁壮成长的一个象征。这也是阿拉伯世界深厚活力的表现，表示出尽管身处逆境，还是决意向前。我们约旦，就象其它国家一样，是有各种困难的，但我们老实地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时是诚心诚意的。说到底，这些都是内政问题。

当美国、巴基斯坦或以色列发生了内政性质的骚乱时，情况也是一样的。黎巴嫩的局势和被占领的领土的局势毫无关系，而且也无法相比。

但以色列代表在昨天的发言里，又以同样的逻辑，以极为玩世不恭的态度，引用我们认为在本会议厅和联合国的所有会议厅里已是一种时代错误的，一种根本不能接受的论据。他提到由于以色列的占领，被占领的领土上的人民得到了益处。这真是一种最为玩世不恭的论调。在联合国内，在宪章的新时代里，这是一种时代的错误的、陈腐的、根本不能接受的论调。

一个国家怎能以它对被占领的领土上的人民有利而作为继续占领的理由呢？当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代表据此为理由的时候，安理会就曾一再拒绝接受。当殖民制度和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这种论调也就被彻底推翻了。

被占领的领土上的人民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受剥削；他们的社会体制被操纵；他们和以色列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被占领的领土根本没有输出到以色列本土。被占领领土从以色列进口的货物五倍于自己的输出。

被占领领土的经济和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是象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吗？在被占领领土的各部分，在加沙、在戈兰、在西岸、在耶路撒冷四周和其它地方，不是建立了六十多个——差不多六十五个——定居点吗？怎能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对被

占领领土人民的人权的尊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呢？

我们大可以把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继续分析下去，但这样对启发安理会的代表们或增加这场辩论的建设性都不会有多大用处。

我行使答辩权只是要指出我开始发言时所说的话：就是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是一次露出真面目的发言；它反映出以色列只顾自己提出的要求和自以为是，并绝不承认其它人有同样的权利。这就是以色列对待它的邻邦和所占领领土的全盘政策了，它们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巴勒斯坦人是一种人为的障碍，已在一九四八年被消除了。他现在又成为另一种人为障碍，因为有一百多万的人居住在被占领领土，对以色列而言，他们是一个问题。根据这种思想和迷念，被占领领土人民的宗教古迹是毫无神圣可言的，同样，这些人民是没有文化特征，没有民族权利，没有人权的。

姑不论以色列论点的优劣，安理会有权问以色列一个问题，甚至以色列的朋友——越来越少的朋友——也有权一问，并且已经在问了：“好吧！还有其它变通办法吗？”以色列可以声称它正在维护被占领领土的人权：它甚至可能压制或歪曲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新闻媒介，不让报导有关它对被占领领土人民所施的暴行和压迫。不过您们大家都有权问以色列的代表，甚至以色列的朋友都有权一问，以色列拿出了什么变通办法。以色列是想要继续永无止境地占领着那些被占领领土吗？这是问题的核心。在过去九年，差不多十年以来，以色列何曾提出过和平离开被占领领土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呢？

以色列封闭了一切和平解决的途径。它也堵塞了被占领领土人民的希望，希望以色列总有一天会和平地离开。以色列在安理会除了谩骂，除了恶毒地攻击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攻击其它阿拉伯国家甚至阿拉伯文化之外，还能提出什么东西呢？以色列代表暗示阿拉伯人差不多生来就是种族主义者、反犹和世界的敌人。除了这样说以外，以色列到底有什么可以提出来？目前存在着占领的事实，这是一定要

结束的情况。以色列同它的邻国，同它本应赖以生存的人类环境，一直处于军事关系的状态，处于敌对状态。这正是以色列必须注意而不能忽略的问题，安理会有权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色列代表喋喋不休地引用一首关于以色列对圣地的感情的情诗是于事无补的，因为任何对圣地有宗教上、感情上或精神上连系的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但这并不是实际占有圣地的所有权也不能作为推行残忍政策和暴力的借口或理由。

安理会有权询问以色列一个有关而重要的问题：以色列对目前持续的局势有何变通办法呢？以色列攻击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局势，批评阿拉伯国家的体制，或指出他们认为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或政治或社会的缺点，都是于事无补的。这一切都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无关。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着被占领领土，以及以色列必须终止占领并提出它至今还在规避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非常仔细地听取了特拉维夫代表的讽刺性发言。我今天早上在第 S/PV.1894 号文件里看到了他的发言，在第 33 页，他说：“当我一想到这种枯燥无聊而虚假的讨论，我真是说不出话来。”（第一八九四次会议，第 33 页）。这就是他所说的。主席先生，我的组织的所以接受你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讨论是因为我们相信，也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安理会的讨论来解决许多问题。这并不是一种枯燥无聊而虚设的讨论。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浪费你许多时间，要你来听取我们的讲话呢。

昨天特别引起我对耶路撒冷的怀念。我无法控制这种感触。我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在那里长大、甚至被封为圣墓堂修会的骑士。对我来说，耶路撒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里是我的家乡、我的归宿，我要继续奋斗下去，直到我回到耶路撒冷那天为止。然而，昨天特拉维夫代表却完全回避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法院的裁决，而是在讨论占领部队所引起的一种局势。特拉维夫代表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虽然如此，他却谈到了法院的裁决——他的讲话全文记录在 S/PV.1894 号文件，占 14 页。他想侮辱在座各位的智力。我们面前有一个样图，我们称它为“哈兰沙里夫”样图。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把它改称为“圣殿山”。他们一向惯于改变巴勒斯坦各个地方的地位和地名。这个样图上写的是“哈兰沙里夫”。我们注意到，哈兰沙里夫周围有四面墙，每一面墙都有城门和通道，发生祈祷事件——有人称之为意外事件——的地点在围墙以内。因此，根据特拉维夫代表提供的这个样图，侵犯行为是在哈兰沙里夫的围墙里面发生的。主席先生，我要求你把这份文件作为联合国的文件。

有人说，对这种宽厚的占领、这种慈善、这种改进，我们应当感恩。但是，反对占领而掀起的为期七星期之久的示威却与这种说法不相符合。有一名儿童遭到枪杀，然而却有人要求我们信任和感激占领当局！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墨索里尼的占领部队在埃塞俄比亚时，就想要整个世界相信，意大利人和他们的文化——我尊敬他们的文化——能够开导埃塞俄比亚人民和利比亚人民，全世界应当感到欢

欣。这种理论是无法接受的。这个世界已经觉醒了，要为它的解放进行斗争。假使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发达一点或发达得多，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要互相得益，而不是要世界接受所谓的宽厚占领。但是，最令我惊讶的一些话，是我在 S/PV. 1894 号文件英文本第 57 页所读到的。

他说：“阿拉伯人在今天世界上的意图含有先天的破坏性，关于这一点，我想是世界觉醒的时候了（第一八九四次会议，英文本第 57 页）

这简直荒谬到极点！我相信希特勒要是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对这句话鼓掌叫好。除了种族主义者以外，还有谁会有这种想法，说一个民族有它的天性呢？总而言之，我们都知道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生性就是个种族主义者。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昨天在他的冗长发言中，只证实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傲慢性和种族主义性。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料想的，以色列占领者的代表很奇怪安理会居然管起约旦河西岸和被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事来了：许多幼童遭到占领军的杀害、许多青年人遭到毒打和拘捕、在阿拉伯市镇实行的永无中断的宵禁。安理会不应对这些事表示关注，因为，这位外国占领军的代表认为这全是在占领状态下的正常现象。他说，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过得很快乐，也正在占领军的控制下逐渐繁荣起来。那些在街上示威，对抗以色列军队和伞兵，挥着他们受尽折磨的家园的旗帜的学生、工人和男女们只不过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引入歧途的一群激动青年而已。

就算我们接受他所说的谎话，成千成万的学生、工人、男女和幼童都只是激动份子，是受到了巴解组织的煽动，那么那些被占领领土内的市镇首长和市镇议会又是什么呢？那些正在罢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商人、店主、医生和教师们又是什么呢？巴解组织要是真正能够掀起所有这些反抗和反叛，那么犹太复国主

义政权真是提出了最佳的证明：巴解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唯一合法代表。

重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在他冗长的发言中始终未提到在被占领领土上所发生的事的真正原因。他完全没有提到军事占领，好象那里所发生的事极其正常，如果没有大惊小怪的话，也就不必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或进行审议。相反地，以色列代表想转移世界舆论的注意力，进而象巴解组织代表所说的，侮辱本理事会各位代表和听取他冗长发言的各位人士的智力。

他谈到在黎巴嫩发生的事。理事会为何要浪费时间审议在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理事会为何不讨论在黎巴嫩发生的事？

以色列代表为何要对在黎巴嫩发生的事表示猫哭老鼠的假慈悲呢？难道他忘了他所代表的政权拥有的鬼怪式飞机曾经屡次轰炸黎巴嫩的难民营？而犹太复国主义部队也曾经屡次炮轰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和那里的宁静村庄？目前在黎巴嫩发生的是内战，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它们历史同样痛苦的阶段也遭遇到这种困难。伟大的美国、伟大的法国、伟大的意大利和伟大的苏联，它们所经历过的局势要比黎巴嫩目前所经历到的更加痛苦、更加危险。我们希望黎巴嫩发生的事的结果和所有阿拉伯国家设法在那里重新建立的和平将会导致幸福及自由，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现在所享有的一样。

但是，以色列代表最没有资格谈黎巴嫩或据称一九六五年在大马士革发生的事，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的记录里充满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犯居民、市镇和完全毁灭象库奈特拉镇等行径的谴责。两星期前，我们才收到一份长达244页厚的文件，里面所载的决议大多数是关于谴责以色列攻击和继续侵略阿拉伯国家。

对以色列代表昨天开始发言时讲的笑话，我不知应有何种反应。我应该认为这对叙利亚人是一种恭维呢？还是一种侮辱？

我们阿拉伯叙利亚人对我们跟犹太教徒具有同等品质的说法引以为荣。同样地，我们对我们跟基督教徒具有同等品质和气质的说法也感到荣幸。但是，对我们跟犹太复国主义信徒具有同等品质的说法却不使我们引以为荣。

以色列代表说，所有关于耶路撒冷法院对亵渎阿克萨清真寺一事的判决的说法全是假造的；他向安理会提出一个样图，其中标明一九七五年五月发生祈祷事件的地点只是在哈兰沙里夫的庭院内。正如在我以前发言的一位代表所说的，哈兰沙里夫就是哈兰沙里夫，不论是它的主建筑物或是它的庭院，除非以色列真正有意要把哈兰沙里夫变成跟易卜拉希米寺一样，把阿克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给犹太人，不让阿拉伯人在阿克萨的庭院里祈祷。

我们听到的以色列代表的这一套说法，都曾经在大会和安理会里一再地被阿拉伯代表和非阿拉伯代表驳斥过了。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阿拉伯领土被侵占和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权利。只要以色列一天不了解它的侵略占领是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根源，以色列部队就一天别想在该地区有和平，世界也永远不会有和平。

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已决定宣布三月三十日为“家园日”；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已决定考虑把这一天定为与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团结日。主席先生，我们呼吁你和安理会各位代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压迫行径，并要求以色列——在迅速终止它的侵略占领之前——停止对付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的一切措施和行动，为这个团结行动作出贡献。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当我在听取迄今绝大部分发言人的恶毒谩骂时，我想到，最恰当的比喻就是不让住在玻璃房里的人掷石头，别挖自己疮疤。在这里，我们有一群国家，它们所干的就是一直归咎于以色列的那种行为，它们施政时违反了所有的人类和自然的法则，它们把种族主义作为它们的法律系统的整体的一部分，它们犯下了大屠杀和大规模逮捕的罪行，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国家是个大监狱。

埃及一张半官方报纸《共和国报》几个月前，就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在一篇题为“叙利亚是一个大监狱”的文章中对叙利亚作这样的形容。在这些国家里，人民绝无基本人权。象约旦和埃及这些国家，它们今天在西岸或在加沙并没有尽它们的权力去做，也没有做它们要求以色列去做的事。这些国家竭力推行中世纪的、拜占庭式的所有形式的镇压、酷刑、压迫和难以形容的国际阴谋。这些国家实行持续而顽固的迫害少数民族的政策。这些国家在自然法则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人类的耻辱。这些国家就象南斯拉夫一样，我们有一天听到，在那里，有一位律师由于替他的委托人辩护而被关进监狱。

事实上，我提到南斯拉夫的原因是：假如南斯拉夫的大使一有机会就必须在反犹太主义的或是反以色列的大吵大闹中勇于发言，从而转移人们对南斯拉夫国内问题的注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了。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但这种冷嘲热讽的作法是令人憎恶的，根本不值得我们多花时间。

主席先生，请让我向你提出一点忠告。假如你想知道这些国家的真正特性的话，读读它们怎样谈到对方吧！阿拉伯有句谚语，大意是说除了上帝和你的邻居以外，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阿拉伯的邻居彼此太了解了，所以我根本不用以任何方式细说它们怎样在说对方，来令你明白它们的本性。

苏联代表对耶路撒冷的回教团体的宗教权利的关怀，令我十分感动。其实至少他只应该谈到阿拉伯国家指责我们的那些谎话。但他还更进一步，谈到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使用武力。我要表示希望他的这种干预显示出苏联政府对宗教生活的政策有重大的改变。我相信，世界各地亿万回教徒也有这种希望。

苏联代表谈到试图影响耶路撒冷的学校课程的“非人道”行为。我曾经指出这些课程是约旦的，而不是根据每一个教堂的意志而订出的，所以不是以色列的，也不是基督教的。苏联代表对教育自由的关心，使我深深受到感动。我希望这显示出苏联对这种自由的想法有了新的发扬光大。

鉴于这两种改变，我希望苏联对其境内的犹太人的态度及行为将会转变，希望它对犹太人的宗教自由所加诸的歧视性行为也会改变。由于他认为规定学校课程是非人道的行动，因此我希望他将会消除在苏联的犹太人教育的种种缺陷，让我们的人民保留他们自己的课程，保留他们同我们古老传统的联系。在苏联政府插手干涉他人的事务前，它对犹太人的态度问题应该加以反省。事实上，假如苏联停止在中东混水摸鱼，我们可能会获得和平。几个星期前，一份埃及报纸报道了埃及总统萨达特针对苏联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所发表的谈话。现在请让我援引他的话：

“苏联传递消息去某些阿拉伯方面，图使我们彼此作对。它的一贯政策是使各个政府相互作对。现在它正在唆使叙利亚反对埃及、唆使叙利亚反对伊拉克、唆使埃及反对利比亚……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上去。”

埃及代表问到为什么联合国有关各领土的委员会得不到批准访问领土。他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他知道，在任命该委员会的时候，以色列政府说它同委员会合作的条件是：委员会除了审查以色列在领土内的种种做法外，还应该审议阿拉伯对那些在阿拉伯国家内的犹太人的种种做法。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此我们拒绝同该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

埃及代表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怀令我深深感动。但是坦白地说，我感到很困惑。我一直在读埃及总统最近的访问记录和讲话。我把它们都读遍了。我发觉，关于这个问题，埃及代表的发言和他的总统的讲话有矛盾。我确信，这里许多代表都会和我一样地羡慕他的行动自由。

他说到加沙。我要在一份一九六六年的沙特阿拉伯报纸中援引一位加沙居民在埃及占领这个领土时所说的话：

“加沙是我们被夺的国家唯一残留的土地。我希望连这块土地也被夺去，这起码使我们知道，玷污了我们的名誉、伤害和折磨我们的，是外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压迫者本·古里安而不是名为阿卜德勒·纳赛尔的一个阿拉伯兄弟。你只要看一看纳赛尔政权对我们的态度，你就会发觉，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人也没有我们在纳赛尔统治下这么苦。首先，任何人要离开营地去开罗、亚历山大或是其他的城市，就要经历一个烦长的过程。任何申请旅行许可证的人就要经过检查，同时别人对他的忠诚就有所怀疑。那些狡猾的、肆无忌惮的调查人员可以把任何申请许可证的人关进监狱。”

或者可以援引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电台在埃及占领时期的广播：

“让我们审查一下开罗统治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在埃及把他们关在门外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对他们打开了门。我们知道有法律禁止所有巴勒斯坦人在埃及或有薪或无薪地工作，这一条件是盖在每一个进入开罗的阿拉伯人的护照上的。在这里，我们要问问开罗，阿卜德勒·纳赛尔及其伙伴在加沙及该地难民周围所下的铁幕到底是什么东西？加沙的军政府首长禁止任何阿拉伯人乘飞机去开罗，除非他有一张二十四小时有效的军事许可证。阿拉伯人，试想自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先锋的纳赛尔是怎样对待加沙的阿拉伯人民的！加沙及其苦痛的人民在挨饿时，加沙的埃及首长及其手下官兵却在享受加沙地带的财富。”

约旦代表所代表的国家是历史上第一次轰炸圣城耶路撒冷的国家。第二次轰炸是在一九六七年。约旦代表谈到马米拉坟场被毁。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说话的真实性了。我知道，坐在这个会场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去过耶路撒冷，非常熟悉马米拉坟场，它是耶路撒冷的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你们住在大卫王旅店时每天都必定要经过这个地方。你们最近去过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都必定知道他说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现在谈到一九四八年的事件。请让我从当时指挥部分约旦军队的阿卜德勒·塔勒上校出版的一本书中援引一段话。他的回忆录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一九五九

年在开罗出版。 当其时，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阿拉伯国家正常程序的一部分规定，他不得不离开约旦。 在回忆录中，他说：

“我们的事先计划的毁灭工作开始了。 我知道犹太区住满了犹太人，使他们的战士受到很多妨碍，遇到很多困难。 因此我用迫击炮对这区进行轰炸，造成骚扰和破坏。 我们进入耶路撒冷后仅仅四天，犹太区就变成一个坟场。 死亡和毁坏笼罩着这个城市。”

已故的纳维尔先生当时是法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当时我是很熟悉的。 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这封电报由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〇一次会议中读出来：

“在晚上，阿拉伯部队猛烈轰炸了新城和旧城的犹太区。 今天早上再度开始的轰炸已经持续了两小时。 这个城市遭受到的破坏的速度愈来愈大。”

（第三〇一次会议，英文本第28页）

一九四八年所发生的事和我的约旦同事所编的故事就是如此。

我必须说，听到约旦代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表示的关怀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但事实是，今天巴解组织根本不敢在约旦露脸的。 最近有两段话我要援引。 一段是几星期前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法鲁克·卡杜米先生所说的：

“巴解组织要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留驻在约旦。 这一目标“一以他看来——”将会使约旦政权的改变成为必然。”

或者象亚西尔·阿拉法特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写信给巴格达的约旦学生大会，他说：

“约旦是我们的。 巴勒斯坦是我们的。 我们把整片土地从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动的叛徒势力中解放出来以后，就会把我们的民族整体建立在这片土地上。”

这整个情形是怎样的不真实啊！请让我问问约旦代表：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当你们的军队在安曼同巴解组织作战时，叙利亚一刀刺在你们的背后，你们是谁要求空中支援来对抗叙利亚坦克的推进呢？假如你们已经忘记了的话，请你们看一看卡尔布所写的《基辛格》那本书来帮助你们回忆起这件事吧。

约旦哈希米德王国依然独立，必须大大地感谢以色列。

既然我们都已经谈到占领，就让我根据贝鲁特的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事日报》，援引一九七一年从西岸来到黎巴嫩的阿拉伯居民的一段访问吧。这是以访问黎巴嫩的西岸人士为对象，就以色列统治问题而作的一种公众舆论调查。

“那些从西岸来的人对情况作这样的解释：我们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侮辱我们人格和精神上虐待我们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是建立在他们从沙漠地来的人所施的镇压手段上的。我们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羞辱下已经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使我们难过的是要说我们必须等待以色列人来征服，然后才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叙利亚代表问我们为何这样关心黎巴嫩。你曾经听到过这种多疑的问题吗？这是多明显啊！黎巴嫩在流血，正遭受分裂的纷争，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作无谓的谩骂，这不论对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问题、或是对中东问题、或是对世界和平都是毫无好处的。

从我们昨天早晨开会起到今天早晨开会这段时间内，黎巴嫩已有150人被杀。然而这个世界组织却是冷漠地视若无睹。

最后我只想再谈一件事。以不费力气的提出口号的办法来解决国际问题，中东的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一九六七年边境作为魔术公式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事实上今天早上又经提出来了。每个人——包括我的西方朋友们——都轻易地拿出这个变魔术的办法：“只要我们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境，一切就能解决。”

但是有十九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一九六七年的边境旁不动，直到阿拉伯人在一

九六七年时进攻我们。他们今天说起来就说一九六七年的侵略，就说占领领土。但是他们轻易地忘记了占领领土的理由，忘记了一九六七年的历史事实。有十九年之久我们一直在边境旁不动。他们有没有寻求和平呢？他们有没有进行谈判来争取和平呢？

这并不是问题。假如这是问题的话，为什么老早不解决呢？为什么在一九六七年还有阿拉伯的进攻呢？答案是，我要重复说，这并不是问题。这不是领土的问题，也不是巴勒斯坦问题——虽然这两个都是重要问题。这是阿拉伯国家本身对待以色列的态度要从心里根本改变的问题。在作出这种改变以前，无法达成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我要重复说，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阿拉伯人拒绝承认犹太国有自决和国家主权的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征结所在。假如我们真的想解决问题，而不是想不费力气地进行无益的目前这种谩骂，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
